策海將畧六卷

金谿張應雷輯補
門生沈季文次
門生孫光啓點
書林徐天佐梓

將

甚哉爲將之難也。夫將者。主威所恃以強弱。外患所恃以消長。三軍所恃以存亡。生民所恃以休戚者也。

然則將之道豈易言哉夫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鬭氣奪則走故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威其

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凢愛之立。莫貴於恤軍。昔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故冬不裘。夏不扇。雨不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阨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井未成。將不言渴。名曰止欲將。將不

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如此而下不順者。未之有也。凡威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凡將有體。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耳。一劍之任。非將事也。故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

擊。地形未得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故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者。此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無使巫史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此軍之微權也。凡此皆將之畧也。而非其本也。將之本忠貞是也。故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身。忠貞之謂也。為將者本之以忠貞。閑之以韜畧。則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

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决而去矣。何主威之不可強。外患之不可消。三軍之不可存。而生民之不可休哉。此在為將者當自盡耳。若夫選之以精。命之以禮。待之以誠。任之以權。無使參之以弟子。間之以讒邪。而求之以近功。則上之道焉。而為將者何計哉。

國朝任將

孝宗命兵部。將武職官姓名履歷。按季開進。以便觀覽。正德十年春季。揭帖尚存兵科以後不知廢于何人。權奸用事。凡推舉一應將官。無不資其貨賂。遇有員缺。故為停住。宜待關節既通。方行具奏銓補。錢神橫流於禁闥。債帥接跡於邊逺。剝削軍士。而困苦不得聊生。侵盜錢糧。而虛耗至今難復。嘉靖登極之初。一切積弊。釐革殆盡。惟是選任武臣一事。未能盡協

公議。則夤緣之門。似未盡塞。而僥倖之風。漸不可長。蓋簡用之際。不過止憑該部註擬。而其歷履之詳。無所參考。以稽其實。故也。

條例備考

國朝邊將

正統己巳之變。虜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時郭登鎮大同。獨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公率兵躡其踪。徑薄賊營。賊迎戰。公大破其衆。斬首捕虜二百餘

騎。奪回被虜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公定襄伯。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衆。咸謂自有賊以来。當為戰功第一。公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為攬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道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賊傳以為神云嘗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鋭。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水東日記曰。郭定襄守大同廉而尚謙有古良

將風正統間虜寇臨鞏。都御史馬文昇生擒平章鉄烈孫斬首數千顆。虜又寇常州。深入固原。公檄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驚。盡棄輜重。斬首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召為兵部侍郎。適遼東有警。復俾往備之。公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虜患稍息。東人至今思之。 水東日記

王信襲寬河衛千戶。正統己巳虜犯京師。公拒戰於西直門外。以功擢永清右衛指揮僉事。成化初薦鎮

通州。攺守倒馬關。修治諸堡。虜不敢近。又守荊襄。平石和尚。劉千斤。陞都督同知。公平居默坐。展玩經史。敝袍緩帶。糲飯蔬羹。及其賑邮。則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笥無華麗之衣。廐無肥良之馬。劉東山嘗曰。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提學沈鍾亦稱公曰。操履潔白如馬援曹彬。謙厚如祭遵。嗜學如杜預。處事鑿鑿乎是非利害如趙充國。實不愧於古之名將。

憲章類編

兵法

善治兵者。練之有其法。而運之有其機。練之無法。則無制之兵。不可用也。運之無機。則執一之見。不可通也。是故必法練於有素。而奇正之相生者。使兵無所不可用。機運於一心。而權變之無迹者。使人有所不可測。隨事迭施。因時妙應。則為萬全之兵矣。而可以弗講乎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兵之不可無制也。兵志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

言法之不可盡執也。通乎此者。可以抵掌談戎矣且陣法何所昉乎。昔者黃帝有方員曲直銳之五陣。象五行也。大公有天地人之三陣。象三才也。風后之八陣。象八卦也。李靖之十二陣。象十二時也。以至孫子之九地。黃石之三畧。大公之六韜。鼂錯之五技。孔明之五習。吁。戰法亦多術矣。然子儀以寬。光弼以嚴。王剪以衆。謝玄以寡。歸師勿遏。曹操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追。充國所以緩先零也。

唐太宗犯之而降仁杲。黥布覆楚軍。兵少而勢分者敗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騎劫喪燕師。臨敵而易將者危也。秦軍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故趙括讀父書而亡。去病不學古法而良。岳飛之言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得之矣。是故孔明李靖。精於法者。兵固極天下之至安矣。而機以神之。又未嘗不極天下之至變。張巡武穆。妙於機者。兵固極天下之至變矣。而法以紀之。又未嘗不極天下之至安。譬之醫焉。岐

黃製方者也。用方治病。百無不中者。而庸醫者用之。則反有以古方而誤人者。盧扁。不用方者也。膏肓之疾。一望之而可知焉。故有岐黃盧扁之術。則用方可也。不用方可也。若非其人。則不用方不治。用方亦不治。何者。方不出於心。而心又無以神乎方。故也。治兵者。亦若是而已。今之教戰者。誠能法寓乎機。而心寄於法。演習於無事之時。而權宜於機會之際。則兵之所出。其衆如漢。其重如山。其不可禦如川。其神速而

難備。如疾雷迅電不及掩耳瞬目也。而又何攻之不克。何堅之不瑕。何捷之不可奏也哉。

岳飛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以心運法。法常布於心之中。以法用兵。兵不出於法之外。合法固勝。離法亦勝。彼左氏之書。孫吳之說。不過古人之糟粕耳。

潁叔鳌弧登而入許。韓信赤幟立而下趙。法曰先人奪人者此也。坎血僞而商人懼。悪草進而亞父竦。法曰親而離之者此也。先軫先伐曹衛而宋釋。孫臏先

趙魏地而韓救。法曰攻其所必救者此也。莫敖委三十八人于絞。而城下盟。李牧棄二千人于虜。而匈奴創。法曰利而誘之者此也。欒枝曳柴以偽遁。道濟唱籌而量沙。所謂實則虛之。虛則實之者也。胥臣蒙馬以虎皮。田单飾牛以龍彩。所謂兵行詭道。亂而惑之者非耶。

兵之道。審勢出奇。因敵轉化者也故兵無常勢。敵無常情。所以應之者。亦異焉。以實擊虛。法也。使我虛彼

實則盡敵陽節盈我陰節于以張虛而為實焉以主待客法也若彼主我客則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于以反客而為主焉敵有所必向吾其設險以郤其來敵有所不趨吾其委利以要其至兩軍相當莫敢先發而止之以窺其釁作之以伺其衰可也勝兵遠闘雖與爭鋒而堅壁以老其師出奇以挫其銳可也入敵之境陷於絶道或遮我前或截我後必據險以籌反驅以闘可焉攻人之國頓於堅城欲戰不得

欲退不可。必攻兵所救。猝其所忽可焉。爭利則蹶兵之忌也。然有乘勝而直前者不可盡拘焉。知難而退師之常也。然有因敗以為功者。不可自失焉。故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已矣。

國朝陣法　原疏

景泰三年　上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軍卒。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士。以其圖具本進曰。臣通考古今之陣法莫有軒轅黃帝破蚩尤之

陣。大古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將居中。專主旗鼓。八部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明將知此法者。惟太公。呂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吴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者。則諸葛孔明也。盖孔明按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之數以名之。九数居離南方。朱雀七宿之地。前朱雀也。故曰鳥陣。一数居坎北方。玄武七宿之地。后玄武也。故曰蛇陣。三数居震東方。蒼龍七宿之地。左青龍也。故曰龍陣。七数居兊西方。白虎七宿之地。右白虎也。故曰虎陣。六居西北。乾之位也。乾為天。故曰天陣。二居西南。坤之位也。坤為地。故曰地陣。四居東南。巽之位也。

巽為風。故曰風陣。八居東北。艮之位也。艮為山。不曰山而曰雲者。連山出雲。故名之曰雲陣。大將居中五。則又所以象太極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八小陣之中。又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閒乎陣。隊閒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闢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黄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勢也。

故曰常山蛇陣。 通紀

周禮宗伯有大田之禮。司馬有四時之教。春曰振旅。收衆歸農而辨聲。夏曰茇舍。教夜戰而辨名。秋曰治兵。教晝戰而辨色。冬則大閱。並舉三時之教。王皆親臨之焉。 周禮

宋人有言。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种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過失以射釋。罪辭請以射予奪。盖射。誠中國之長技也。今誠用其法。使人

人精於射。則不徒為虛文矣。 宋史

料敵

料敵制勝。兵之所尚。昔之料敵者。持籌而數之。敵入其中。若合符節。黥布之亂。薛公為三策料之。布果應下策而就擒。侯景之亂。蕭繹以三策料之。景亦以下策而取敗。司馬懿設三策以料公孫淵。石勒設三策以料劉曜。曹公之料袁尚。劉裕之料盧循。孔明精於兵者亦為仲達所料。甚哉兵家之尚於料敵也。

六韜左氏武經七書

自軒轅制五陣。以生尅為勝負。太公為六韜。以極陰陽之變化。而兵法始着於天下矣。夫五陣。五行之理也。六韜。八卦之象也。其法出於河圖洛書。一變而為春秋。則左氏得其意。觀其叙晉敗狄曰。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則步戰之五陣也。其叙楚敗晉曰。軍行右轅。左追。前矛。中權。後勁。則車戰之五陣也。又變而為戰國。則武經七書得其精觀

其載太公論戰陣有孫吳司馬黃石公等之各書焉。有尉繚太宗李靖等之問答焉。但蘇子謂六韜非周書。武經衰世之書。乃戰國知兵之士。祖其餘論。而推廣之。設為問荅。以極兵家之變。亦或然也。然用兵貴乎有紀。尚節制也。決勝至於無形。尚權變也。二者兵家之大權。左氏多古法。尚近節制之兵。六韜多變法。已極權謀之秘。武侯八陣本六韜。而其節制則得諸左氏。故武侯之兵。極天下之至深。武穆兵法本左氏。

而其運用則得諸六韜。故武穆之兵。極天下之至變。是故以兵法言之。則左氏不知六韜之盡而深六韜不如左氏之約而大。以知兵言之。則岳武不如武侯之深而安。武侯亦當以岳武之兵為變且神也。使今之為兵者。學六韜皆如武侯之得其深。學左氏。皆如岳武之得其變。則用左氏可也。用六韜可也。使學六韜而徒得其數。學左氏而徒得其辭。則左氏六韜皆陳言也。所謂徒讀父書者耳。其何以應天下之變哉。

又七書畧

史有之。教笞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武經。衰世之書也。實太平所當講。故曰師。曰征。曰誓。曰戢之訓。虞夏商周所不廢。雖兵家者流。盖以變詐。而良法遺制之近道者。烏知其不沿於古耶。太上無為。無兵亦無法也。自風后演八陣。黃帝著握奇。而兵法肇矣。故太公得之以告文王。分為六韜。其道甚大。曰文武龍虎豹犬是已。至孫子。則有始

計至用間十三章。見於魏武帝之註可考焉。兵起則有圖國至厲士之六章。見於魏武侯之問可考焉。司馬穰苴。則著仁本至用衆之三卷。而其義爲至深。太宗李靖。則次問答之三冊。而其法爲至備若黃石公則有上中下之三畧焉。若尉繚子則有天官至兵令之二十四篇焉。

國朝府衛團營老家

楊一清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建都燕

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十六營。都
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事。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太
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
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御輕之宜矣。
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侵
侮畿。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於三大營中。
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為團營。體統尊嚴。條
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

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為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又罷之。三年復置。後增為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戎武益張。于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攝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藍縷。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為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於各營通行挑選

欲再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為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可不為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為笑口。是兵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皆以京軍為不

是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等處群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啓邊人輕我中原之心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矣今失此不為後益難圖乞敕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恤之恩禁剝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一變內治既舉外攘何難所以壯國家之

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

國朝民兵　成周兵制

丘文莊曰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而為伍两卒旅父死而子繼無招募之繁而数不缺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豈非制兵之淂其道歟弘治初令州縣選民壯先

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
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
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
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
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
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五。遇警調集。
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衍義補
按我朝承平既久。衛兵之弊極矣。此舉似得變而通

之寓兵於農之意治安要議有隨圖里編民兵之策畧與此合果能行之亦庶幾成周遺意也惜乎行而不終今日惟從事差遣送迎而選擇訓練之法蕩然無存所以猶未合古未盡善歟

今日衛兵之弊有三虛名而無實也有損而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也何也今總計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邊兵約三十萬為稍淂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餘萬徒為贅疣而已徒為

耗蛀而已。且勞為亂階。有司給糧稍不如期。輒群起
詬譟。思欲為變。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朝廷無如
之何。惟事姑息而已。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國
家倉廩。大半費於兵。不惟無一朝之用。而且伏無窮
之禍焉。語曰。兵以衛民。今日有警。惟恐折傷官軍。顧
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及役民以衛兵焉。嗚呼有兵如
此。不如無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
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謂今

每衛縱使清勾填補。充滿實額。亦不過徒增贅疣。徒增耗蠹。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為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於選取民壯之制。以倣寓兵於農之意。斯更化善治。可久可繼。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丘文莊公曰。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舊而壞者。必為之新製。則其用不窮。二者誠切喻也。

民壯原非祖宗舊制。始於正統已巳之變。邊關有警。科臣建議山西編僉。無警放回。至正德間提督憲臣。議令分俻沓操。遂成長年戍守。無復休息。今山西通省民力困於此役。數年以來。幾不堪命。或鬻田産子女。或貸家具耕牛。以給路費。又無月糧花布之給。其苦数倍。有甚於軍。况到邊關。又不能折衝禦侮。徒滋包辦役占之弊。其貧無力者。則勤修梁拔草。備極苦楚。班滿之日。空有皮膚而已。其他省亦照例編僉。處

費工食徒供執事。以送往迎來。噫。烏知其為民膏民脂之所係。而使之必以其道哉。通紀

車戰

景泰時李賢上疏。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

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牕。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后左右。横排鎗頭。每車前后。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治安要議

按李文達。余肅敏。丘文莊。皆陳車戰之利。而或有以

為鶡鴇車者謂行不得也攷之前代名將用車制勝者不獨一衛青如馬隆平涼州朱超石郤魏軍唐歆舒翰馬燧宋魏勝皆嘗用之破敵何不聞以為鶡鴇耶故治安要議以車戰為備邊之首

水戰

自六朝與宋之南渡皆畫江以守而江防重於諸鎮我

高廟自淮西渡江定鼎金陵遂一中原而江防視前代益嚴每操江之日舳艫相望旌旗蔽江盱以

攝姦宄。奠南服者甚至。自 文廟徙都北京。置三營。為居重馭輕之策。而南京操江之備。乃習故常。戰具弛而不振。有識者恒以為憂。

都南者。莫利於舟師。都北者。莫先於騎戰。

按籌海圖編。自朝鮮。遼海。登萊。徐淮蘇松。寧紹。以至閩廣。邊海一帶。苦倭患者。皆立大小海舟以防倭。比嘉靖浙江失事以前。制頗嚴密。自荊州上下江防。至九江安慶。以至太平鎮江。各分信地。設江防道節制

軍衛以防江湖之盜即郡邑河流各設哨船會哨禁
商船之夜行防水鄉之摽掠亦稱淂計但虛文失實
法久為奸誠防海防江河哨湖哨船制之造脩如法
器械之操演以時賞罰無狥撫餉不侵信地嚴明會
哨必信廢手水軍其有賴矣
北虜利於北風故虜騎秋冬猝至利於防秋
南倭利於南風故倭船春夏猝至利於防汛防秋以
塞防汛以舟

文　舟車總考

自武王伐紂。而有孟津之會。宣王平淮。而有江漢之浮。後世朱買臣治樓船。而東越以破。曹成王選步艦而希烈以平。此皆善用舟師者也。自夏啓勝扈而有誓師之正。成湯克夏而有龍旂之乘。後世夏侯嬰以兵車而破李由。李靖以偏廂車而擒頡利。此皆善用車戰者也。然洪濤巨浪。非舟莫達也。而楚驕於勝吳。已得之舟復失。草淺地堅。非車莫達也。而車阻於方

軌成安之敗亡。舟車一也。用得其道可以威天下。用失其道無以制敵人。豈舟車之利不利哉。今日邊地險峻。車戰之法。恐不可行。但馬隆嘗為偏廂車。盖小車也。魏勝嘗為如意車。以蔽陣也。又有弩車當陣門。砲車在陣中。誠因其制而合為一。於邊地而各制數百兩。則耕可以障。戰可以陣。居可以營。裝獲可以載。不亦利乎。今之沿海衛所為備倭樓船。軍不素練。器多朽腐。恐不可用。但秦嘗運海粟給邊。吳常自海

道入齊。誠造舟由海道漕運。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日本。不知識時務者許之乎。

國朝冗兵

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一千七百。增八倍矣。考天下額田。初年八百萬頃。今近四百萬頃。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

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至八萬此成化以前之大畧也弘治以後未之稽也司國計者可不思所以處之哉 守溪

洪武初軍官襲職比試極嚴故材全者得超擢庸劣者黜從戎軍職不冗襍俸糧亦易給永樂以後新官免比試遂致賢愚混淆且官雖比試亦徒備故事真材日寡冗員日增俸糧烏得而足也 解文敏

國朝兵食

弘治間　上召劉公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致窮。對曰。江南衛所困於運糧。江北衛所困於京操。向將官尅減糧不實給。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　吾學編

嘉靖間吳學士惠曰。弘治以前。治邊糧餉告絕。未有如今日者。其故由於掌錢谷者。以糧草改徵折色。往往恣意那移侵扣。遂致倉廒空虛。一遇有警。即請發

内帑是以京畿根本之重而應邊陲無已之求此可憂之大者今惟照舊徵解本色以備不虞以足官軍俸糧則邊有預備士氣百倍矣　邸報

霍公韜曰甘肅延綏軍士月糧一石折銀四錢成化米一石價銀二錢軍士得銀四錢買粟二石食烏得不足也今則銀一錢僅買粟二升銀四錢僅買粟八升矣軍士數口之家月食八升之粟如之何可足也空腹守邊寒苦交迫無怪其然矣然粟價所以先慮

而後厚者。何也。成化以前。邊防嚴固。猛將林列。故邊地盡耕。邊粟自多。今則將庸卒弱。不堪支持。地之出粟者寡。人之食粟者衆。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故富商自招流民。自墾邊地。其米價自平。而食自足。弘治以後。鹽引輸銀。故富商大賈。得輸銀之便。而不復有墾邊地。粟之所以貴。而食之所以不足者。殆爲此也。又曰。邊軍每糧一石。價銀一兩二錢。收受之際。惟折八錢。餘四錢則官吏漁獵之矣。及其給軍。又止與

四錢。存留四錢。謂之奉行撙節之例。無之守臣極力侵刻。凡軍糧上納。盡攘而歸於其家。虗出通關以蔽覆其攘奪之罪。軍士實糧升勺不給。惟甘凍餓而已。夫盜邊糧者。贓上刑。典法具在。邇年禁令寬弛。貪墨如市。若不深加懲創。則人心何由反正哉。 文敏集

又聞大同饑民。爭啖人肉。宣府餓卒。搶奪市米。教場操枵腹之軍。至不肯舉旗以應號令。營門卧饑羸之卒。至不能跨馬以執器械。

唐兵之驕。至於脫巾號呼于道。宋兵之驕。至於持梃擊天子之命吏。今行邊大臣。擁而殺之。又不持脫巾號呼爾矣。 梁儉庵䟽

又兵食節畧

兵不必患其不足也。惟節額兵而練之。稽尺籍以清其伍。汰老弱以精其選。禁買販以防其逸。時操練以閑其法。嚴約束以緝其暴。如此。則翹關扛鼎之才出。斬将搴旗之功成。而又何必於民兵之增。客兵之募

哉。食亦不患其不足也。惟節屯兵而治之。經田野以拓屯種之埸。寬徵納以饒子粒之利。省力役以作耕稼之勤。禁奸蠹以絕侵漁之害。廣儲蓄以裕緩急之需。則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而又何患於額兵之養。調兵之繁哉。雖然此管窺之見耳。若究而言之。朱子則曰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務不在邊郡。而在朝廷。是則所謂廟廊之謨。帷幄之謀者也。

馬政

馬之所係大矣。應於天之房駟。象於易之乾震。掌軍政者。以馬名官。觀國計者。以馬為問。馬之所係大矣。成周校人掌王六馬。有種戎齊道田駕之異。庾人掌王六閑。有佚特教駣攻駒之法。牧師掌其地。圉人供其芻。圉師主其教。故官民通牧者周也。牧於民而用於官者漢也。牧于官而給于民者唐也。宋初牧之於官後則牧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固得失與時異矣哉。

朝有御馬監掌十二閑之政。初設太僕寺於滁州。後設太僕寺於京師。兩淮及江南馬政屬於南。順天等府及山東河南馬政屬于北。又添設一官於府州縣。專掌馬政焉。此牧於民也。外設行太僕寺苑馬寺於山西陝西遼東。此牧於官也。四川立茶馬司一。陝西立茶馬司四。此易於戎也。牧于民而不免他役。視宋人戶馬保馬。病民又甚矣。矧孳生有供給之繁。倒失有賠償之費。且所養又多羸劣。丘文莊公欲即里社

為廐舍。寄官牧於民養。恐不免擾民也。曷若蠲其舊逋。寬其貧弱。而不復歲課其駒乎。易於戎而各軍差發。視宋之茶馬。國勢則尊矣。第金牌廢而私易行。給茶偽而官市阻。故所得多駑下。李文正公欲增馬值啖群胡。恐失尊國體也。曷若遏私販。禁偽茶。而復招商之舊乎。牧於官而止在邊方。視唐宋之牧於内地。所獲則狹矣。茍盡牧於官。則民不告勞。馬無羸劣。劉文安公欲得其人如非子毛仲。得其地如汧渭隴右。

恐民之耕地不可奪也。曷若敕有司旁求宜馬之地。
而擇人以行官牧之政可乎。 衍義補

又屯田實邊考

永樂初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
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按會典載洪武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等布
政司。及淮楊廬鳳等府。民間田土。許儘力開墾。有司
毋得起科。又二十八年。令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

起科。近日胡尚書世寧奏議。亦查稱　成祖聖旨。德

令比直隸各屯原拋荒及空閒地土。不拘土客官民

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深得王道藏富於民之意。

會典

胡世寧奏欲廣屯種以足邊儲。夫屯種孰不欲廣。

然每差官督勸。不能撫恤。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

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

不敢開種也。　通紀

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田湟中。韓重華之田代北

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商開種以代輸者。次也。
轉餉千里。終歲嗷嗷。朘巾待哺。策斯下矣。近日諸邊。
止行下策。
劉定之曰。有屯田之名。無屯田之實。耕種之際。鹵莽
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又曰。以管屯為職者。率優
逸於城市。何常有仟陌之廵。以典屯而來者。亦憑信
於簿書。何能校倉庫之實。斯弊也。至今猶未息也。呆齋集
户部郎中李夢陽詩曰。葉落歸故根。孤雲有時還。凶

年間里盡誰門今辛全。全者自何歸。皮膚半不完。官
租累其身。欲訴誰見憐。吾家十八軍。獨我猶從戰。耶
當交戰時。左鞸貫雙箭。本不識犁鋤。况復千畝租。三
訴吏不語。鎖項投囹圄。又曰。日落蒼天昏。奔馳吏下
屯。揚言科打使論丁不論門。誅求餘粒盡。竭力養孫
豚。䏶當總晉來。宰剥充盃飡。言既復長號。吏去收他
村。則斯病也。至今猶有之也。　李崆峒集
大學士楊邃庵曰。附郭屯地。每歸於勢要之家。屯田

軍餘。有終歲陪糧。而不知屯地之所在者。又曰。貧難壯丁。雖有良田。無牛可耕。無種可佈。未免将身傭户。一年顧錢。不充一歲之草糧。管屯官員。或将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三兩朋合。謂之撞糧。則斯弊也。方今正熾盛也。夫弊極則害深。天下始有不能堪之情。不堪則勢阻。天下始有不可為之事。何怪於荒蕪之不闢。士卒之不勤。又何望於貯積之豐贍哉。今之當是責者。宜惻然思所以振之矣。

王氏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以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制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者何哉。守溪文集

又鹽法實邊考

國初以來。天下塩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
商人欲求塩利於各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
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塩商
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
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
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塩。悉輸銀戶部。
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塩銀積至一百餘萬兩。
人以為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

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踴。邊儲自此整理
愈難矣。　憲章類編

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疏。謂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塩利。其制塩利也。塩一引。
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
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
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
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塩一

引。是以銀五分。得塩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二分。支塩一引。其獲利八倍於昔矣。户部以為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塩。悉輸銀於户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撤業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荆榛。稲米一石。値銀五兩。皆塩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安邊足用。可不復成祖之法乎。霍衛厓集

按祖宗朝足邊。屯田為急。中塩次之。今皆不行。惟

臨時倚辦於空運糴買二者而已。然空運苦於陸路艱難。糴買苦於邊方粟貴。皆下策也。嗚呼　祖宗良法。廢格不行。末世下策。惟用循襲。無怪乎邊事之日非也。

程篁墩曰。鹽之㩲也。不見於三代之世。疑非令法。然後世事與古異。井田廢而兼併之家興。車乘亡而府兵之制出。則鹽於足國實有賴焉。故其法宜詳而不可失。　篁墩文集

駁夷

無不覆而無不載者。王道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故禹貢五服之制。內華外夷。而綏服居乎其中。周禮職方氏九服之制。內華外夷。而男采居乎其中。制雖不同。而所以駁夷者。同歸於揆文教。奮武衛而已。後之務和者。姑息也。非文教也。務戰者。窮黷也。非武衛也。魯隱會戎于潛。盟戎于棠。哀公會吳子于潢池。和之端也。春秋譏焉。齊伐山戎。楚伐陸渾。晉

及白狄伐秦。秦及白狄伐晉。戰之漸也。春秋譏焉。魏絳曰。和戎有五利。戎狄貴貨。而可賈也。邊鄙不聳。而畜人成功也。戎狄事晉。而諸侯威懷也。師徒不勤也。遠至邇安也。吾恐乎利於和戎者。未有不為姑息者也。

賈誼施三表五餌。可以繫單于。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不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一至。此三表也。賜之服乘以壞其目。賜之

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以壞其耳。賜之倉庫奴婢以壞其腹。其來降者。召幸娛樂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吾恐夫必於繫戎者未有不為窮黷者也。大抵戰和守。皆應敵之事也。可以戰。可以和。可以守。斯制敵之[illegible]也。所謂揆文教也。本立則制敵在我。其[illegible]入不崇其守為漢光武。其和為漢文帝。否則以黷兵為戰。以畫兵為守。以懈弛為和。斯秦隋之戰。宋梁之守。石晉之和矣。然三者之中。以守為要。所以奮

武衛也。要浮。其應敵在戒。其戰也以固。其和也以安。
戰而彼吾服。吾不忘守也。和而彼吾厚。吾不忘守也。
茲馭戎之道也。
凌翰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古有恩據土地以收
人心者。今則不過標掠之計。一山林匹夫之盜耳。今
之禦戎。非古之禦戎。古有出兵以乘其虛。今不過屯
兵以待其來爾。戎夷無古之強。而禦戎惟古之半。可
不思所以為之計哉。先儒有言國家強弱之分。不在

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為天下謀者。不
可不知此也。
今所謂三邊者。視之宋事。殆不相侔。宋人北有門庭
之寇。西無藩籬之防。而中國之險。移於夷狄。失地利
也。今我 國家得金甌無缺之大業。而胡運適當其
衰。又無劉曜石勒粘没喝阿骨打之徒。思竊據我土
地。收集我人心者。出於其間。其所為患。亦不過蒼蠅
蟣聚而已。當茲為一大將。較之宋又特易易也。然則

今日三邊之事。惟巡邊大臣。于將帥擇其賢明。于士卒倡其勇敢。于器械視其精利。于城堡督其堅固。于烽火謹其望候。于防守據其險要。于驅逐虞其竊伏已出吾境而勿窮其追。如是而已耳。至求其所以弊。而講輯之者。亦不過華撫臣之調操禁將帥之按伏而已。

九邊節要

國初立宣府。大同。甘肅。遼東。太寧。寧夏。為六鎮。其後

更置薊州。榆林。固原。而九邊爲之聯絡矣。自今觀之 卅七
以宣府則宜補浮畨峪之募兵。重揷箭嶺之防守也。
以大同則宜防鴈門之諸關。謹長勝之諸堡也。四部
之孤懸者。甘肅之地也。而喪亡不可以不復一面之
阻海者。遼東之地也。而陽城不可以不存。黄花鎭之
擁護當嚴。此非大寧之最急者乎。賀蘭山之墩堡宜
飭。此非寧夏之最先者乎。薊州之多事者。以三衛之
既失也。必取之而後可以復振。榆林之婁擾者。以河

套之既失也。必復之而後可以無虞。固原之未靖者。
以墩堡之未添也。必立之而後可以無恐。

九邊總論

虜莫强於遼金元。莫弱於我
朝。而始盛於今日。盖自我
太祖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遯沙漠者無幾。
成祖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于是窮荒餘醜。僅
存喙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

西夏一路。而戍至七十萬。蓋倍蓰矣。柰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輙数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衆寡之勢殊。强弱之形異耳。所幸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数程。不能持久。每一大

舉。羈肉㝗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售。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熾。既連得利。心益歆豔。而俺答吉囊者。復兆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敵之鎮。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且今之備邊地方殘破。兵馬单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最可憂者。惟

聖天子注意所在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敢欺玩庶幾可興耳為今之計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盖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同腹裏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為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為常秩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實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臺省及吏兵會舉

所知。以備簡用。遇有員缺。即於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是謂愼其選。夫軍久蒞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剸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而即望內遷。焉得有固志。無固志焉得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邊事因循。正坐此弊。自今限年為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規避無由。雖欲不極力為之。不可得已。是謂久其任。任久矣。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

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雖有頗牧之才。

何所用之。必

朝廷之上。不或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

行之得盡。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權重矣。而

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凡巡撫三年以上。

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

年以上。即改掌臺部。其有失機僨事。悉從敗軍之法。

如　先朝之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

其敗而希其成。所謂最可憂者。不煩　聖主之外顧矣。何謂重将臣。一曰求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夫将才所須。惟在戰陣。況於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别事。近年倡為儒将之說。以致本職不務本業。競為浮誇。稚言而矩步。繪句而摛章。撫按以是為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　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慷慨之氣。況鸞刀解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

雅之是賡得跅弛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是謂求實
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被黜生員緣此以影避
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
此闒茸之內就使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地不若罷
去閑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
北卷更增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
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得
人為盛矣是謂慎武舉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

揮以上官。而千百户不與。將不隳墮人心。阻遏賢路
乎。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是任使之賢。亦廣忠
良之勸。不亦可乎。是謂廣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
造為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詞。本屬陣亡。
而云在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
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近襲出境。殺掠至萬。
而不以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

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由得明。必申嚴敗軍之法。更重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警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與矣。嗚呼。百步之矢激。於寸括。千鈞之運。機在隻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為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襄。必賞必罰。一洗積弊。則雖言官譊譊。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

矣。如九邊何哉。

皇明經濟

俺答考畧

按此嘉靖以前虜情也。小王子種類。詳具鄭淡泉公今言。在隆慶初年。俺答強盛。又僭封中國亡命趙全等。不時勾引內犯。乃俺答肆慾。收其嫡孫把漢那吉之妻。即今三娘子者。致把漢那吉夫婦數騎奔中國。督撫王公崇古納之。 朝廷館宴甚優。俺答妻。引虜騎數萬。欵劫把漢那吉并其孫婦。王公堅壁不戰。但

喻之曰。汝將趙全等七八人與我。當請　朝廷還汝孫。及孫婦。俺答寧不取孫及孫婦。而不欲失趙全。以絶入寇之路。於是俺答之妻。宴趙全等。乘醉擒之。械至京師。伏誅。而歸把漢那吉等。虜大悅。於是俺答稱臣進馬。封為順義王。今俺答死。把漢那吉亦死。而恩威尚在。邊患稍寧。雖然天未陰雨。牖戶綢繆。非此其時乎。

遼東在禹貢即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惟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夷人之内附者。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太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埸無逃比之患也。顧東北諸夷。星居

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
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
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隋俾恩
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策
也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豊茂
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限隔
東西守望勞費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
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為啓釁邊

方之慮乎。他如華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詐
闌之貢路。禁驛傳之騷繹。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
儲蓄專制一方。不得不任其責矣。 九邊圖考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哉

太祖既逐元君。迺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营州
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為外邊。又
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脩關隘。以為

内邉。神謀㴱矣遠矣。
太宗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内附。及後封寧王於江西。
徙太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
以太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
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朶顔太寧福餘
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是隔涉。聲援絶矣。正統以前。
夷心畏服。但令都指揮。或都督。與喜峰口密雲等處。
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頓開三衛。為也先嚮

道然尚未敢顯黙為魁也。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把兒孫深入擄掠。叅將陳乾等。俱以重兵前後陥沒。他可知矣。

黄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䓁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单弱甚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閑田可屯。此亦一策也。

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残元避暑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壍則漲水易淤。都御

史洪鍾錐設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敦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乂乎。

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士。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但

建昌營自裁革内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為紕繆。夫遊擊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上下十里。不為贅員。且掣肘乎。

愚謂薊州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為一叅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為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為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所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

操之士。葢募土著之兵。設險脩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九邊圖考

宣府

宣府。漢上谷郡也。

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接太寧古北口。西接獨石。

成祖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

永無事矣。後太寧既以與虜。興和亦發。而開平失援
雖守。宣德中乃徙衛於獨石。棄地盖三百里。土木之
变。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夫宣府
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
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鎻鑰所寄。要害
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有長安嶺之
阻。虜雖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邉諸堡。西路之
紫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

警屢至馬。東路永寧及熊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又要地矣。有不可不為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寡軍。重浮圖峪挿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而邊儲一節。則不可不預。弘治中宣府各城粟麥之積。多至有六七年。必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廒僅存瓦礫。場地鞠為茂草。或勢家佃以為業。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

復見也哉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
事則宮運之策可行也此蓋　先朝所已試者又按
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
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開支此諸邊之
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踴邊臣苦於
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
倉廪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踴也銀一錢或止
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

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死也。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於歲例内招買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亦有所濟矣。

大同 三關附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䓂。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盖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繞出套。便渉出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已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為王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

地利言議者曰。五堡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以為正紀綱。明法令。此當今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死。是處文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事。有隱憂矣。默化潛奪。不震不驚。為天下回觀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為之。夫脩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文錦失處

而致變後人懲噎而廢食可乎高山聚落二堡盖在
鎮城兩腋間實為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捘伏之費
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
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故足食
之計非例外發糧專官糴買吾無策矣
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黄河焦
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
無虚日尤為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小又弱

非太僕寺所免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巳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户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府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許襄毅巡撫

之日裁占役禁掊尅恤調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 大同圖論

榆林 河套附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虜得投隙焉成化初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内地遂安邊墻東起黄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千二百餘里築墩分堡横截河套之口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

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必過河軍士將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戎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税為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為折色自是軍用始窘有米珠草桂之謡況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

復所免。及拖欠者。復至有餘萬。馬得不窮困。至於今
日之壺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
此鎮将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
乃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脫黠虜窺知虛實。重兵
壓境。乃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
即糧道阻絕。不越三月。而榆林坐困矣。況今塩法已
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
價至二錢。他可知矣。愚故以為論榆林者。急在芻糧。

他兆所慮愚又以為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必蘇乎再於延寧并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與塩銀十餘萬兩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官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尚容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

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為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額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為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瘁之邑。啓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

等。令其撫綏招來。度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勇敢戰。不帶冑。虜呼為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哺於腹裏。倘人事不脩。則六邊之麋。其首在茲乎。

榆林圖論　又許司馬籌邊要畧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其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為

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
三百里間更為敵衝故竊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
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虜則清水營一帶是其
徑矣築墻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
而總制楊一清等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
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
嘗聞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
每歲於河東時探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則戒嚴盖氷

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經年住套安為巢穴通
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
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夫延
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
建城堡添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
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鉄柱
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
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

甘肅　土番　亦不剌附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自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至。凉州為武威郡。凉州之西至。甘州為張掖郡。甘州之西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洪武五年。宋國公洪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況茲凋敝

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為之。且哈密并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厥後之議。至勤累朝。顧在今日哈密累敗之餘。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縱令復國。豈能固守。且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為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況其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彼無不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為乎。且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為奇貨。今日索金帛。明日

求進貢。今盼送金印。明盼還城池。譬之以果嚕兒。舞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彼當何為手。至於亦不剌者。迤北逋寇。盤據西海。吞併屬番。為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為失計。何也。土魯番兩犯甘肅以來。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至土番。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為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

屯田敝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也豈有舊堡未實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為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廣矣

甘肅志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

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一帶。可以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國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氷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氷馳蹿。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

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為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能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固原圖論

哈密　河套　大寧

按我　朝諸臣慮哈密一事。深為失策。夫哈密孫懸

西北徼外關中五千餘里其存亡絶續舉不足為我中國輕重而自成化以來數十年間西陲以哈密城印為一奇貨土魯番挾之以為邀求玩侮之資我邊臣挾之以為倖功取賞之具罪愼陜巴今秋方入哈密而來春已為土魯番几上肉矣興復哈密之賞方頒而占奪城池金印之報繼踵又至矣納幣之使方旋而桒釁之師已抵于郊外矣百年以來縻費兵財何啻萬萬計而竟不能制西戎之死命非惟不得哈

密絲毫藩籬之力而反為西陲增一禍胎且今日邊境剥虜之患哈密棄守何如河套何如太寧河套密邇關陜太寧藩屏京師今皆淪於狄境為虜巢穴議者舍此弗圖而顧汲汲於興復哈密不亦左乎昔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論者以為長策宋太祖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識者稱焉二君識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為國家慮至遠也我

朝諸臣之誤一至於此可歎

禦倭事宜

日本者。倭奴也。漢魏曾通中國。慕容廆常掠其男女以捕魚。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元濟常借其兵以攻于唐。何其弱也。今之倭奴。非昔比矣。

夷之域於海。有主名而可知者。無慮數種而倭奴尤黠。勝國而上。無論也。我

太祖驅虜奠極。四夷咸賓。獨於倭奴。絶其朝貢。為防益切。神謨淵識。蓋至今日而始驗云。嘉靖壬子以來。

倭之變極矣乃得少保梅林胡公宗憲蕩平之然當時蒞事者欲按往迹便地利偵艦技以畵萬全之功而紀載蔑如無所從得僅有日本考畧而掛纖漏鉅梅林公乃同荊川唐公崑山鄭公若曾詳集平倭事宜名之曰籌海圖編其山川之關隘滇島之針泊彼己之虛實襲倡之年例主客之居調及堅瑕大小參伍登耗允兩之權節無不畢具夫然後得其典刑以中率由裒其衆思以詳觀會冐天下之度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矣。
胡松曰海道遼遠。非章亥所及。倭之情偽測之則難
今自扶桑若木之外。定針舶究嚮往。識其島嶼。辨其
種落。探其崖窟。使兇冈倮蟲。狡謀獷志瞭然在覩。此
博望鑿空之智也。陸地之戰。丘陵川麓。可守可依。若
鯨波駭浪。則變生叵測。不假舟師。何以濟險。今整戎
戈艤。爰備軒櫓。戰艦水卒。日戒而脩治之。凌長風駕
洪濤熟於經涉。如履原野。視彼番舶。勢同壓卵。此揚

僕樓船之威也倭持短兵便搏戰中土富有鉛鏑通來鼓鑄造作日精其能天假威靈使燎原之勢所向撲滅海上取捷永為長技此孫武火攻之術也武備雖餙將材為先征調既繁供餉是急召募日衆練習為要收干城之將以御衆備金錢芻粟之費以養兵講進退節制之方以作士將既知兵兵閑於教即起自遼左達於嶺表萬里而遥較若几席此鼂錯籌邊之畧充國便宜之計也功實不明則忠勇不奮一死事

者不録。志士無所勸矣。自望海渦之戰。迄於維陽之捷。必以事繫地。以地繫年。以年繫月。凡發蹤之元臣。戮力之禪帥。死綏之士卒。握節之群黎。核其功次。紀其優實。使勞臣猛將。勳名爛然。可勸旂常。而忠魂烈節。昭揭日月。兼嚮冥漠。此良史紀事之體也。籌海圖編盡之矣。採而行之。其有遺策乎。

唐公樞曰。惟慎之事。義而請纓。裕而峙氣。明而諳徑術。剽而易洋嶼。僄而奮。而慧。而能材官而技擊。而衝

先破銳。而飛偵賣間。而遠候縱雲火。若是者。以為能易致乎。

草寇

枯竹生枝。而兆蕭養之亂。旄星夜墜。而兆蕭養之亡。然則盜賊亦關天數。不偶然耶。按國朝蕭養以事繫獄。數卧一竹床。忽一日兩臂變竹色。生竹葉。其竹床亦生竹枝。養異之。遂越獄為草寇。官兵數戰。弗利。後旄星夜墜。養乃就擒。

雲南賦　經畧莽蜼喇　并貴州苗夷考

序曰。一統志雲南古附梁州。實徼外之夷。漢附益州。亦未郡縣。後為蒙段所據。元封第梁王。亦徒羈縻坐鎮之耳。我太祖初命王禕往諭之。又命沐英提兵策應之。禕至。喻梁王許降。沐英出其不意。復進兵長驅。梁王以為賣己。禕遂遇害。英遂下雲南。郡縣其地。而以騰越為界。自騰越而外。封宣撫三。為外藩。宣慰六。以分西夷

之勢。正統初思任發跳梁。王驥征之去時頭黑。歸時頭白。至嘉靖末。緬甸宣慰莽應禮者。恃強并八百車里老撾阿瓦等宣慰。而漸逼三宣。雲南兵食单乏。不能制。其隴川宣撫舍人岳鳳。木邦罕虔。復勾引莽應禮為滇患。應禮自稱莽嗟喇。猶華言公道主人也。其設官稱巡撫曰三朶。稱御史曰遮蓋。亦隨要害。而並設焉。岳鳳勾莽。由蠻

奠嶺寇騰越罕虔勾犇由老姚關寇永昌。
我兵數戰失利時撫臺劉鳳坪公節制南
中。參將鄧子龍劉綎皆勇而有謀先後奉
命至滇過貴州招募苗人訓練而入子龍
守永昌遂擒罕虔綎守騰越遂擒岳鳳擄
至京伏誅犇人多殺其三朶遼盖以歸中
國至是鳳坪公復求善後之策檄諸有司
條陳西事余時摘官滇藩幕而作雲南賦

以應之大約滇自　國朝始郡縣故文獻尚多未備即金馬碧雞二神之原誌亦不詳他可知矣其兵取給於調土兵最下策土司應調甚必且不足用又難得米自澂姚運米一石至騰永費銀十五兩故賦内諄諄運米調兵二事也大抵貴州自鎮遠至亦子孔近二千里皆借苗夷一線之路以通雲南苗性甚驁停宿地方咨訪事宜

苗有革老。木老。花苗。白苗。青苗。此間仲家等色目。各無酋長。皆屋居耕食。所謂並耕而治者。此種也。無文字。皆刻木而記。有結繩之風。沿路則有長官司。畧統治其熟苗。食中國糧。而借名捍生苗者。其實刼掠道路者。半熟苗也。貴州諸府。俱不近路。而借苗之路。相度數十里。遷客民為一堡。以便中火。又六七十里。築一軍衛城。以為止宿。

外皆苗夷也。雲南迤西諸府。鄉落皆然。并
里甚為蕭條。若中州各省擬流罪者。免其
問發口外。郎以實貴州雲南沿路井里蕭
條之處。在流罪者。又自喜以為內地。而貴
州柴木腐爛山地可種粟豆。空餘者甚多。
石炭之產。委之道旁者不可勝計。許其儘
力開墾如永樂召商墾田實邊。求不起科
之例。又何憂乎雲貴生齒之不稠密也。故

賦內以跂流之法終焉。若夫物產之珍異
雖君子所不貴。而禹貢方物畢載。所以明
一王之義也。故有一統誌所不載者。偶咨
訪而及之云。

若夫縹緲南中。迢遞徼外。徼音竅太華音話壯西陲之鎮。
昆明涵北極之光。太華山名昆明海名自昔羈縻于今編戶。洽
遊漸息囂訟思平禮教聿敷。人文浸盛。睠茲六詔寔
產五金。物有至華。地不愛寶。瀲瀘麗水。永溢金膏。楚

峒岈塲世稱地庫井分黑白路迤東西滇中有黑盐井白盐井曲靖臨安武定等府為迤東楚雄大理永昌鶴慶等府為迤西乃若四時常夏一雨為冬滇四季常似中州四月不寒不熱五月菊盛開臘月葵花開一雨便如中州十一月踏元隴膶秀嘉禾眺蒼嶺伏凝瑞雪元江府臘月插秧大理蒼山六月積雪不化田平步溼蘭茁無馨映水蓮花儼然佛座軟枝茶蘼共訝牡丹寧山有虎萬飛蒙岫之蛇自碎飛虎狀如蝙蝠蛇見人則自碎人取之則合而嗌人必死可愈皆疽現三雞之光秋瞻佛法嘗百雀之瞻春滿華池洱有三山形如雞足故名雞足山每年秋七月佛光現法輪七

層遊者像映光中元江有冊鳳崖昔有鳳鳥立于崖百鳥朝之後雖鳳去每年四月望前後三日百鳥仍集崖畔若朝朝拱状里人以杖擊百鳥取其膽囊之名百雀膽可愈喉閉黄花與蒲酒齊馨滇五月菊盛開箕宿帶銀河並淺異香共珍乎喇水古喇水又名薔薇露與金並價擦體異香不散理石評繪於天江大理石作屏有山水花鳥水墨畫意五色鐵鏡鏤金器多雕漆珀盃瑪碗細吹乳線之紋犀箸晶盤淺醮雞蓯之醬皆滇產翎鳴鶴慶恭羨永昌姚嶲燻交趾之爐洱花醉西洋之布在物則然於身何有至於感同胞而逆金馬祠饗千齡覲孔雀而呼

碧雞關通萬里

按漢遣御史大夫迎金馬碧雞之神乃於誌無所考及遊碧雞關謁金馬祠亦無碑可讀詢諸故老則曰秦滇人有養赤馬者其色如金兄弟爭之馬遂弗見其爭遂息後有見馬于山麓者遂名金馬山民至今祠之為其知兄弟之義也又云春秋時鳳鳥見于滇滇人不識呼之曰碧雞亦名其山曰碧雞山民至今祠焉或曰鳳采九苞非止一碧惟景東新化之山多孔雀全身碧色滇人見而呼者必此鳥

凜正氣於古祠赤日朝輝義色寫愁心於垂柳碧山夜照文光

國初　命王公禕吳公雲入滇諭梁王並遇害滇人憐之為立祠方公孝孺題其像楊公慎謫戍于滇賦垂柳篇讀之悽然自書舍貲樓壁筆精入神

中朝譽髦荒服綱常未許激溫泉趺綠玉

安寧有溫泉綠玉

烹普洱

茶貴最嚙竹下大理有竹丁魚甚美採儹茅儹茅出滇中者佳掃松實遼松饒子自頭執鞭誰甘退舍獨嗟浪江之外潞水之濱草自犂頭泉能啞口浪滄有泉飲之啞口潞江有草類茅五月暢茂七月其頭三五自相紐紐如出人手名犂頭草草犂頭則瘴生或曰即草氣爲之除草則瘴息瘴生七月命殞千夫咢不考匡衡之易蘇草因止瘴法谷都之沉汞汞音捧水遂收氣蓋弩射潮頭言辭熒惑至誠動物求賴由人方今採買不行若綠錯紅英盡塵滇帑音党異珎罔貴如洋機喇羅切打錦委蠹藩屛固太平有道之

風亦遐方赤子之福顧惟伏波因望杓（音標）而立石武
侯聽吽徇以進兵（馬援孔明先後窮征西人皆踰蠻莫深入緬地馬援不見斗杓遂立石班師孔明因野無人聲歎止兵忽有神人吽徇山上復進兵）甸安僰（音栢）子共頌黔
寧首戮思任（平声）近歌靖遠（黔寧王有甸安僰人之全功靖遠伯王公擒思任發）
騰永遂寧蠢茲緬甸擾我邊鄙岳鳳背華罕處附犇隴川
多壘廓廟屢憂所幸蜀有丈人師稱長子岳罕就縳
三六馘歸（三宣六慰）巳奏奇勳更求善後小子則曰內寧
斯彈外患神化可使宜民悠悠苴（音左）都未可制於大

姚嶲嶲晉寧似當合彼歸化全滇類是截補勿疑荁郡

千二百里以一縣治之歸化十三村不十里而設一縣 或者曰葦洞長則國課

增小子則曰山澤之利寧以其有餘者與遷民則遷

民安 滇中各銀場額為三分內一分入官一分礦夫一分洞長當礦夫飯食議葦洞長一分利盡歸官似非山澤之利當與民同之意且礦氣旺衰旬日憂變煎報定数往往傾產賠官惟當選委廉幹正官隨礦旺衰不必煎報定數也滇中皆國初遷民故曰遷民 或者曰嚴夫量則田

賦益小子則曰郊野之利寧以其有餘者與附夷則

附夷安 雲南之夷舊附者不過二百年新附者不過十數年未可槩以中州齊民律之當體 國

家懐遠之意近丈田增糧夷民愁嘆民安夷安兵足
舊額尚難完足不可不為之調停也
食足周咨通杷習識緬情緬賦素苛其心久貳緬人
甚脆音趣其氣無堅蹠象衝鋒逢郎返蹂佛郎機非同虜
傹音幸豈比倭驍祇緣我兵數寡我食運艱有食有兵
可戰可守緬雖異類亦有仁心牛老則放之深山焉
衰則歸之曠野行人共惻倒死公埋罔詢誰家寧芉
食肉彈斯細事黠合敏幃小子又曰王者守在四夷
罔闢不耕之土聖人惟治中國曷強上声無親之民騰

越孤懸籓籬當固。三宣近護。六慰遠赫。堅外徼。何憂叛服無常。設流官便是糜爛不息。荷戈蠻莫(嶺名)血脉時通。伏挿老姚(關名)恩威並著。調土兵不若募土兵(土司不樂調遣為其苦瘴且土兵習戰者少徒耗糧餉不若召募壯士騰永自足)運本色。無寧留本色。(今西事甚苦運米曷若留騰永大理楚雄夏稅秋糧本色本色不足方行糴米今迤西諸府各征折色納布政司各處收頭既有羨餘及布政司又發折色便到迤西諸府照糧糴米起運各處細分官銀小民多無足數故不若留本色量議脚力隨地遠近起運為便也)諸葛精木牛之制。可造山車。關索迂乘馬之途。別尋車道。何虞食缺。

豈重勞民。況谿谷可田。政先屯積。井里當實。法可改流。國家三流之律俱口外為民子孫不沾 王化今貴州上下六衛地方及騰衛永昌兵燹之後有走之竟日不見煙火不聞雞犬者可謂井里蕭條矣有言責者試奏請改流凡發口外專實騰永及貴州上下六衛鄉落近官道地方況壙土可墾田地林木可薪十魚年勿起科務令雞犬相聞烟火相望則流民又居中土樂意遷居是則貴州制苗雲南則莽上策也迤西驛迤不恤羽檄隟音雞馳。滇南民隱弗憂。脂膏必竭。課額奏留。川湖求協。不以滇民守騰永。能以騰永守內華。敢曰久安。別無長策。

策海六卷終